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會通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 周易會通卷五

元 董真卿 撰

經 ䷒ 兌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逼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 呂音訓臨陸氏曰如字坤宮二世卦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附録 朱子語問



欽定四庫全書

臨字非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迫近者皆為臨也　學蒙

至于八月有凶集解

程子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朱子曰臨進而陵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兊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五六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附錄

程子語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

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陰長之意行已 朱子語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銖

纂註 蔡氏曰臨與遯反臨為建丑之月則遯為建未之月也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剛柔皆變臨盡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 李氏舜臣曰陽生于子終于巳陰生于午終于亥故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古建丑月卦為臨二陽寖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寖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

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且文王演易時猶為商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朔此固不攻自破獨惟陰陽消長之理不言之復而言之臨意者臨於月為丑則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托為萬世戒其意微矣　林氏栗曰諸儒謂八月周建未之月案春秋書王正月冬十有一月詩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皆夏時也蓋四時之序十二月之名冬不可為春夏不可為秋所謂三代不相沿襲者但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耳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王十有一年一月戊午泰漢元年冬十月是其例也　雙湖先生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曰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

貞正乎七卦除坤卦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故得具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於此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也

初九咸臨貞吉

集解

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一作時也 朱子曰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附錄

朱子語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 砥 問程易作咸感之象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 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

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錄

纂註 蔡氏曰咸皆也初與二皆臨乎柔故曰咸臨　馮氏椅曰以卦義言之以大臨小初九九二臨四陰也以爻位言之以上臨下六四六五臨初九九二者也惟其正應而陰陽相感故交相為臨而謂之咸言其交相感而交相臨也　雙湖先生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而以二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徧與皆義見得陽道廣大公溥而且於立卦命爻之義皆得也　李氏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一作咸動於五六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朱子曰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纂註

蔡氏曰二與初志同而臨柔故亦曰咸臨　馮氏椅曰初與二象同咸臨占同吉而初貞二无不利則兼益初位畀而不中故取其正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不言貞位不當也君臣正應以相與故陽之上進羣陰順之所以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集解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纂註　馮氏椅曰兌為和說為口舌甘言之象也　虞氏曰兌為口坤為土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无應故憂動成泰故无咎　蔡氏曰爻柔而位

不正兌體而迫於剛故以甘說邪佞而臨乎二也然剛長以正又豈甘說邪佞之所利也能順剛長之正理憂懼知變不為甘說之態雖咎亦不長也 丘氏曰此爻見君子得時小人媚說取容之狀 李氏舜臣曰象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无咎戒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際用意深矣 耿氏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為甘則无攸利 兪氏曰兌本說也其終多變而為咨為嗟所謂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臨節之三卒之上可見也

## 六四至臨无咎

### 集解

程子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朱子曰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 附錄

朱子語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砥

纂註 趙氏秉曰四以陰居陰而應於物陽至而遂順之至臨也 石氏曰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則得无咎 楊氏時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 丘氏曰三四皆陰柔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呂音訓知陸氏曰音智又如字

集解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朱子曰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

纂註 南軒張氏曰知臨者豈任察以為明挾暴以為也剛乎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而已舜

惟能用中于民此所以為大知也　雙湖先生曰位剛生明故曰知三四五互離位亦知象

上六敦臨吉无咎

集解

程子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畀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朱子曰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无所臨却遠去臨二陽三近二陽他去臨也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淵　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

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小象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

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纂註

林氏栗曰敦厚也坤為厚德是謂敦臨 李氏舜臣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无咎又曰大凡陽長則陰消君子吉則小人凶此必然之理臨之二陽方長而上四陰六三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兩无咎而吉何也臨下兌上坤說而順剛中而應故也陽方漸長羣陰順以應之則兩不相傷宜乎下而近者无咎上而尊者吉也 徐氏曰二剛浸長進逼於柔此雖成卦之體而雜卦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與者又言上下相與為臨也爻辭初二咸臨此下臨上剛臨柔也上三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此上臨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

大象傳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

民无疆呂音訓思陸息吏反疆陸居良反

集解程子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觀臨於民則有一无有字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朱子曰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纂註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

彖傳臨剛浸而長呂音訓浸而長陸氏曰浸子鴆反長丁丈反一音治良反

集解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

纂註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　楊氏時曰臨二陽朋來也浸而長非暴為之也　李氏過曰一陽生復二陽生臨剛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呂音訓說陸音悅後以意讀之集解朱子曰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集解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朱子曰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附録朱子語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分析賀孫纂註單氏曰進而大亨亨而用正天道之上行如是而已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集解程子曰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

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凶也　朱子曰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附録**　朱子語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蓋要反那二陽渊

**纂註**　龍氏仁夫曰臨反對為觀乃八月卦一轉則為剝為坤故曰消不久也　徐氏曰陰陽消長若循環然彖易聖人深言消長之機其來甚速吉凶靡定禍福何常思患豫防君子所當戒懼也

**小象傳**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集解**　程子曰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呂音訓未順命鼂氏曰胡先生云此未字羨文

**集解**　程子曰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代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

樹歟抑亦謚號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益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朱子曰未詳　纂註　蔡氏曰命君命謂五也　徐氏曰二剛咸臨有進逼陵蹴之勢五柔二剛有君弱臣強之疑以此相臨豈能遽合自二言之其初未順命也然五以柔中用二二以剛中應五豈終不順哉聖人以未順命釋之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集解　程子曰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呂音訓位當也陸氏曰本或作當位實非也　集解　程子曰居近君之位為得

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益由位之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集解 程子曰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益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纂註 徐氏曰臨六五之行中者與師六五之以中行泰六五之中以行願同義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集解 程子曰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纂註 徐氏直方曰臨上六志在內與否初六志在君同否之初六本非應五臨之上六亦非應二此可以志論

經 ䷓ 坤下巽上

集解 程子曰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

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呂音訓觀陸氏曰官喚反示也乾宮四世卦盥陸音管而不薦陸氏曰本又作薦同牋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顒陸魚恭反

**集解** 程子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一无之字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一作常莊嚴一作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朱子曰觀者

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附錄 朱子語問觀盥而不薦只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今乃云觀盥而不薦何也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才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愛君子兮不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學蒙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无這事且如祭祀才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 燀

問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時舉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説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説孰長先生曰從後説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説似好先生曰當以彖辭定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别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 銖 這盥字與灌字不同灌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其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説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

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 賀孫 劉砥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 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六爻之觀皆平聲 僩

纂註

馮氏椅曰卦疊艮之畫有門闕重複之象故取象於觀盥滌器盥手也 朱氏曰天子迎尸入廟洗手酌獻尸尸以灌地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又曰互艮為手伏兌為澤上為宗廟巽入

也　項氏曰盥者祭之初步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巳无為耳非重盥而輕薦也　雙湖先生曰盥取巽潔齊象不薦又取艮止象　鄭氏剛中曰以卦求之自五至二有宗廟之象昭穆相偶太祖之廟居其中故有盥薦之象不特此也艮兌合損上至三宗廟故曰可用享坤艮合萃四至初宗廟故曰王假有廟坎巽合渙五至三宗廟故曰王假有廟鄭康成曰互艮為鬼門又為宮闕地上有木而為鬼門宮闕天子宗廟之象　李氏舜臣曰觀下坤上巽四陰雖長方且坤順巽伏乎二陽之下而履至尊之位操九五之權則又巽當之巽為風風行草偃密移于天地之間有君子在上小人自爾巽順之義此神化之妙有不容言者又曰彖辭於君子小人雖不明言而初六曰小人无咎君子吝九五曰君子无咎上九又曰君子无咎雖略之於彖乃詳之於爻聖人著易之

戒其互見如此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呂音訓童陸氏曰馬云童猶獨也鄭云稚也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其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朱子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附録

朱子語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僩

纂註

馮氏椅曰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皆為陰爻為童稚象　楊氏萬里曰小人无咎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呂音訓闚陸氏曰苦規反本又作窺

集解

程子曰二

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窺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朱子曰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纂註

徐氏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 齊氏曰二應在五不敢顯視故象闚觀闚觀非女之正也故曰利女貞禮女不踰閾貞也六二陰窺有外心矣如女子之貞方能自守益深戒之也 雙湖先生曰易爻有蒙全體取象者如此卦初童蒙全體艮小子象二闚蒙全體艮為門闕象昭然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集解

程子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

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已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一作吝）以能順也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附録

朱子語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此說我字與本義不同銖）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為不失道也（答方士繇）

纂註

石氏曰六三自觀所為也居下體之極在上體

之下有進退之象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觀我自已所為而已　王氏湘卿曰生如生涯生計治生營生之生謂所作事業也　南軒張氏曰三大臣之位當察其德業所著見者以度其去就　游氏曰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已也度德以就位量能以在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此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亂也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設施也　楊氏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已三似漆雕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呂音訓觀陸氏曰如字或音官嗔反

集解

程子曰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

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
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
天下故言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
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朱子曰六四最
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
為利於朝覲進仕也

纂註

蘭氏曰九五陽明居上是
有光華者也　王氏宗傳
曰觀以遠陽為晦近陽為明　朱氏曰古者諸侯入見
于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亦賓之　馮氏椅曰王
九五也賓如作賓于王家之謂以客禮見王者乃利也
雙湖先生曰自五以下正互凡兩坤皆王國之象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集解

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
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
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
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
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咎也　朱子
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

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纂註 李氏舜臣曰九五上九兩君子在四陰卦中皆獲无咎以其體巽之德而陰有以化服小人之類也 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則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之牛黨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 雙湖先生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項氏深為得之當觀之君知此所以自處者有道可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集解 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

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仰觀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朱子曰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附録

朱子語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　淵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

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個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易說

纂註

程氏曰四陰向長二陽向消君子宜有咎之時也故二爻皆曰无咎以見補過之義　余氏曰初六則小人无咎二則利女貞五與上則君子无咎皆指占者視其人而吉凶分焉蔡氏曰中孚與離同小過與坎同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觀示也兼兩爻求之有艮之體二剛在上无所蔽掩有光明以示下也凡觀之道在上為示在下為瞻故五為觀主觀瞻之際惟居高而近則有所見初位最下又遠乎五无得乎示之道也二雖為應而隔三四特闚其所示者也三雖處高位亦隔乎四但能自瞻其所為而已惟四上最近而高故瞻五之光華而上亦瞻五之所為也　魏氏曰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觀字不皆為平聲乎於是聞見視聽高深

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同可一而參諸易詩以來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為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韻切亦不可同日語矣龍氏仁夫曰觀觀兩音六十四卦似无此例只合依卦名並去聲

**大象傳**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呂音訓省陸息井反

**集解**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朱子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纂註**

方氏曰風主天之號令施於萬物行於地上至微至幽无不周遍為君主教令行於民上者當如此　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以儉儉如魏則示以禮之類是也

**彖傳**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

以觀天下呂音訓大觀陸官喚反以觀陸氏曰徐音官

集解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纂註徐氏曰大剛也二剛在上下示衆柔故曰大觀在上順巽以卦德言中正五也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乎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集解程子曰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仰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朱子曰釋卦辭

纂註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

觀天之神道而

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吕音訓忒陸吐得反神道陸設教令本有以字陸氏曰一本作以神道設教晁氏曰當无以字

集解

程子曰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密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子曰極言觀之道也

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附録

朱子語類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著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卻不是說人君身上事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淵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

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易說

纂註

雙湖先生曰觀以坤遇巽成卦必以觀名者自西南角坤右轉至東南角巽拱得南離中間離為目故有觀義二陽居五上為天有天神道之象互艮為冬春之交巽為春夏之交坤為夏秋之交坤伏乾為秋冬之交又有四時不忒之象九五以陽剛中正之聖人以神道而施風教四陰皆以柔順巽入聽從於下又有天下服之象焉夫子嘗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如以玩辭而已无得於象未足與語此 愚案陸氏釋文為古詩而作而經文多主古易小

象傳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集解

程子曰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呂音訓闚觀女貞陸氏曰一本有利字

集解

程子曰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一有能字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朱

子曰在丈夫則爲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集解　程子曰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呂音訓尚賓晁氏曰京陸績作上賓　集解　程子曰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无也字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尚志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觀我生觀民也集解　程子曰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朱子曰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纂註　林氏曰自四以下皆陰其象爲民　觀其生志未平也集解

程子曰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朱子曰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附録

程子語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有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其素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 語録

朱子語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 答呂光祖

經 ䷔ 震下離上

集解

程子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

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之觀噬嗑（一作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洽（一作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

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呂音訓噬嗑陸氏曰上市制反齧也下胡臘反合也巽宮五世卦

集解 程子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可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纂註 李氏過曰噬嗑震下離上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化

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張氏汝弼曰卦中有坎為刑獄　楊氏時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

雙湖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彖辭惟噬嗑取象於獄者以上下兩陽而中虛有獄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獄囚之象四陽不正互坎為盜陷於囚獄明照而威震動必察情噬之使嗑有利用獄之象嗚呼文王當羑里時想演易至此其亦傷无明王在上是以於明動之卦深有感也　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子其知心之論也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呂音訓屨陸氏曰紀具反校陸氏曰文教反下同馬音教北今本作趾陸氏曰本亦作趾趾足也晁氏曰桒止古文

集解　程子曰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

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然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朱子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纂註**

朱氏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　蔡氏曰屨履也校械也滅沒也趾在下人所用以行者　初象滅趾謂受刑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都氏曰趾言

下體之下而行者也耳言上體之上而聞者也 楊氏萬里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誡必至滅耳 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 雙湖先生曰案趾只取下體初爻不論陰陽噬貴壯夫皆陽鼎艮皆陰咸其拇足大趾亦指初六屨亦初象校在足曰屨在項曰何獄中物皆蒙坎象坎堅多心木在獄校屬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呂音訓膚陸氏曰方于反馬云柔脆肥美曰膚

集解

程子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朱子曰祭有膚鼎葢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

乘剛故能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附錄

朱子語噬膚滅鼻膚腴肒拖泥處滅沒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側

纂註

馮氏當可曰一身之表皆爲膚 朱氏曰陰爲膚剝六四亦取膚象 林氏曰互艮爲鼻二乘剛有沒鼻之象 馮氏椅曰膚皮之表也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胏肉也爻取噬爲治獄之象又取膚爲獄因之象二之滅鼻无咎者指治獄也初之无咎因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因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也初上因之始悉怙終者也 李氏過曰以六爻之位言之五君位也爲治獄之主四大臣位也爲治獄之卿又其下也爲治獄之吏頤中之物最大乾胏是也六二體柔以噬膚之道噬之自傷其鼻然亦无咎也治獄者也故咎不在己 雙湖先生曰膚自之皮膚耿互艮象與剝六四象同如馮李說則治獄者噬因膚而自沒其膚其義已通若諺以初爻屨校滅因趾噬鼻滅因膚文勢似亦可通 六

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呂音訓腊肉陸氏曰音昔馬云晞於陽而煬於日曰腊肉鄭注周禮曰小物全乾曰腊

集解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自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纂註

齊氏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腊注薄物為脯小物全乾為腊

朱氏曰三互艮艮為黔喙之屬離為雉曰熯之腊肉之象六三位不當以柔噬剛刑人不服反傷之故遇毒毒坎險象四五坎師以此毒天下亦指坎

林氏栗曰腊者肉

見於外而骨藏於中以六居三外柔內剛腊肉之象噬之遇骨不期遇其害也外示柔弱中藏險狠以匿其情姦民也揣其骨而徐齧之故小吝　馮氏曰三剛藏於六柔中故噬而遇毒多凶之象不中正故吝陰小故其占為小吝噬之乃其治獄之職故无得而咎之故諸爻雖不善亦无咎矣　李氏過曰六三體亦柔見二之傷也以噬腊肉之道噬之遂為所毒雖小吝意在去惡已則何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呂音訓乾陸音干胏陸氏曰緇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胏鄭云簀也字林云含食所遺也一曰脯也子夏作脯徐音甫荀董同晁氏曰說文作𩞁食所遺也易噬乾𩞁揚雄說𩞁從𠂔陸績作胏

**集解**

程子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一无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

剛直之道利在克難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无
九守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
艱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
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朱子曰胏肉之帶
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
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
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
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 附録

朱子語得金矢荊公已
嘗引周禮鈞金之說　僩
問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云這不見
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底事不敢來
又問云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寃枉者亦
懼而不敢訴矣先生云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如平常
事又別有所在
如剳不之論

## 纂註

楊氏時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
間者也以一爻言之則居大臣之
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李氏椿年曰腊肉小乾胏難噬
於腊　李氏過曰頤中之梗正在此爻九四近君治獄

之卿諸爻以柔噬九四獨以剛噬正如乾胏而九四體剛以噬乾胏之道噬之遂得其情　馮氏椅曰肉之附骨猶四之附九居於離火故為乾胏之象又說卦離為乾卦　雙湖先生曰卦互坎為豕離為戈兵又為火故有乾胏象蒙金矢指坎九二象此爻正互坎中爻蘭氏曰九乾之策乾為金也齊氏曰坎為矯輮為木又為弓矯木加金施於弓亦有矢象金矢李季辨引周禮說禁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矢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九四不正故戒以貞吉　龍氏仁夫曰緊金矢與金柅金

與金鉉及黃矢語勢同似不必引鈞金束矢為義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集解**

程子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閒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懼哉一作意危懼也朱子曰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脂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附錄**

朱子語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文中有此道理大抵才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

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銖

纂註

林氏栗曰乾肉折肉披筋而㒒之似剛非剛似柔非柔噬之則嗑不噬不嗑也以六居五剛柔得中乾肉象　蔡氏曰乾以五言肉以六言黃象離中金剛也　張子曰得黃金者得居中持堅之義　余氏曰金矢黃金不必泥周禮只是剛直剛中耳　雙湖先生曰五不正故戒以貞猶厲況不正乎然雖厲而无咎者以居位得中故免於咎耳　李氏過曰九四噬嗑既得其情以獄成上于五五柔主以噬乾肉之道噬之乾肉无骨者以柔噬之也得黃金贖刑也古者金作贖刑如呂刑五刑之贖皆有罰以千鍰為差是也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龍氏仁夫曰

案項氏曰噬者除其惡得者取其善噬乾胏之強而收金矢之用噬乾肉之強而收黃金之用聖人之仁如此愚謂聽獄之難久矣繫辭聖人於此深致意焉夫圜扉叢棘之間未必皆強梗不肖者居之也而有金矢黃金之屬在焉小則為棠阜之夷吾蕃齊之名卿也大則為郡邸之皇孫蕃漢之英主也使微鮑叔之知人丙吉之長者則遂已矣治獄者其可苟哉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意與噬嗑繫辭同

上九何校滅耳凶

呂音訓何陸氏曰何可反又音河本亦作荷音同象同王肅云荷擔晁氏曰案何古文

集解

程子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朱子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胡氏曰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校加於首

而沒其耳所以凶也 毛氏曰以怙終故寘之上九 齋氏曰下互坎體有耳之象 郭氏雍曰初上滅字或以為刑獨孔氏訓沒履校極其足極大而沒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沒其耳也若以滅耳為刑滅鼻為劓滅趾為剕則上九復不為凶而初二人不為无咎也書注劓輕刑呂刑剕辟為重故漢斬趾同於棄市方初六小刑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之滅皆非刑也 馮氏當可曰卦有四无咎一吉一凶治天下至於用獄皆出於不獲已不獲已而為之得麤免於過咎可也九四之吉以對上九之凶使四不艱貞則其凶如上矣 蔡氏曰噬之用在中故中四爻為噬也初上二爻受噬者也為噬故爻辭皆稱噬受噬故爻无噬辭 丘氏曰初過小而在下故履校滅趾為用獄之始上惡極而怙終故何校滅耳為用獄之終中四爻治獄之人然卦才剛柔不同噬之難易亦異二以柔居柔於象為噬膚易噬者也五以柔居剛剛柔得中於象為噬

乾肉比噬膚則難矣三柔中有剛肉藏骨之象故曰噬腊肉比乾乾肉又難也四剛中有柔骨胏肉之象故曰噬乾胏胏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此中四爻之別也然二滅鼻三遇毒四艱貞五貞厲者言治獄之道當致謹而不可輕也　雙湖先生曰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彖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之彖爻取象有不同如此爻中稱腊稱乾皆離象故說卦曰離為乾卦

大象傳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呂音訓勑陸氏曰勑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敕猶理也一云整也

集解　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朱子曰雷電當作電雷

附錄　程子語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

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 大臨 朱子語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邪曰先儒皆以為倒說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僩 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同先生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是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道夫

纂註

蔡氏曰明罰離象勑法震象 張氏汝弼曰體電之光以明罰則情偽不能逃體雷之威以勑法則強梁不敢犯 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為之法之可畏人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用刑 項氏曰石經作電雷鼂公武謂象无倒置者當從石經

彖傳頤中有物曰噬嗑 呂音訓頤陸以之反

集

解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王氏宗傳曰卦象各有指鼎井大過棟橈小過飛鳥之類遠取諸物也艮背頤口噬嗑頤中有物之類近取諸身也

噬嗑而亨

集解程子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集解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附録朱子語張洽問易彖傳剛柔分者二噬嗑節也何以言剛柔分曰據其觀之只是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問易中三陰三陽之卦多獨二卦言之何也曰偶於此二卦言之餘卦別有義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時舉

纂

**註** 楊氏時曰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動而明初未章合而後章 李氏過曰人之頤中自有雷電齒剛而舌柔雷之擊搏必與電合齒之噬齧必與舌俱然後成章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呂音訓上陸時掌反當陸氏曰都狼反易內皆同有巽者別出

**集解** 程子曰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朱子曰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附錄** 朱子語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文亦各自取義不說噬嗑頤中之物淵

**纂註** 朱氏曰六五柔中雖不當位施之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為利矣或曰柔足以用獄乎曰為人君止於仁不以剛斷稱

也　楊氏時曰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之意也　雙湖先生曰下體本坤分初柔上而為五上體本乾分五剛下而為初此剛柔分也柔得中而上行即初柔上而得中也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於兩卦發其義

小象傳屨校滅趾不行也

呂音訓不行也陸氏曰本或作止不行也

集解 程子曰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朱子曰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噬膚滅鼻乘剛也

集解 程子曰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遇毒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六三一无三字以陰居陽處

位不當自處不當故用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利艱貞吉未光也

呂音訓未光大也令本作未光也陸氏曰本或无大字

集解

程子曰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以利艱貞蓋所以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纂註

楊氏時曰雖利艱貞未能使无訟故曰未光也　楊氏萬里曰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未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集解

程子曰所以能无咎者以所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呂音訓聽不明也陸氏曰馬云耳无所聞鄭云目不明耳不聰王肅云言其聽之不明

集解

程子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一无傷字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朱子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經 ䷕ 離下艮上 集解 程子曰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呂音訓賁陸氏曰彼偽反徐甫寄反李軌府瓮反傅氏云賁古班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扶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艮宮一世卦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朱子曰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

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所往

纂註 徐氏曰有質必有文質者本也文者所以賁飾之也賁以剛柔往來交錯為文而成卦則剛大柔小乾剛為質於內而柔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又六二中正得位元往不通故亨坤柔為質於外而剛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

雙湖先生曰小利有攸往文王卦變例也孔子彖傳分明以賁自泰變來謂泰上六來文九二之剛泰九二上文上六之柔則成賁卦朱子又推及損與既濟變來亦有相文之義若謂自噬嗑變賁則小正指噬嗑六三言六自三往居四九自四來居三謂之小利有攸往可也況賁乃噬嗑之反其象尤近意文王所取或在此所謂小往是也夫子自發柔來剛上相文之義朱子又自彖傳推廣之大抵卦變一可變六十四由人自取通焉止矣但謂夫子即文王之說朱子即文王夫子之說則有所未可也 郭氏京曰不利有攸往與彖傳並誤作小利 余氏曰本義說卦變專取兩文相比而相易故

多失正意賁與渙其最著者要當隨地而觀耳至於損益亦是卦變以其不可用相比相易之例遂止曰卦體疑皆未然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呂音訓趾陸氏曰一本作止鄭云趾足晁氏曰案止古文舍陸音捨象同車陸氏曰音居鄭張璠作輿後漢時始有居音晁氏曰案車古文

集解

程子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朱子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

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

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趾象見噬嗑初爻下車前有互坎象初未入坎體故有舍車徒行象 郭氏雍曰君子以義為榮不以徒行為辱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其義者矣 都氏曰无所乘而行謂之徒行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无所乘也

## 六二賁其須

呂音訓須陸氏曰如字字從彡從水邊者非晁氏曰案須與歸妹六三同今文作嬬賤妾

**集解** 程子曰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一无於字所附猶言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惟其賁飾善惡則係其質也 朱子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纂註** 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

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血盛則須滋血衰則減耗林氏栗曰須所以賁其頤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呂音訓濡陸如史反

**集解**

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一作修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　朱子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纂註**

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坎剛中心亨故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呂音訓皤陸氏曰白波反說文云老人貌易賁如皤如董音槃云馬作足橫行曰皤鄭陸績作燔音

皤荀作波翰陸氏曰户旦反董黄穎云馬舉頭高仰也馬荀云高也鄭云白也又寒案反

**集解**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媾古豆反 朱子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附録** 朱子語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學蒙

**纂註** 王氏大寶曰皤髮白柔飾於柔陰盛陽衰皤如之象呂氏曰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已寇 張子曰六四以柔居陰性為艮止志堅行潔終无尤也 姚氏小彭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與皤皆白色 雙湖先生曰皤如

四之自飾也白馬翰如恐是指三言三之來非寇乃是求婚媾耳馬取互坎震象亦皆以九三成坎震則馬九三象矣皤翰皆白色凡物之濕者曰乾則白互坎得離故取白象上九白賁亦蒙此義寇亦坎象不言吉凶者四守正以待正應可知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呂音訓賁陸氏曰黄本賁作世束帛陸氏曰子夏云五匹為束二玄三纁象陰陽戔戔陸氏曰在千反馬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及音牋黄云猥積貌一云顯見貌子夏作殘殘

集解

程子曰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高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于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一作隨其裁制如束帛

而一无而字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剪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　朱子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附録

朱子語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簡務農尚儉底意戔戔是狹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為淺從貝為賤從金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崇本尚儉便是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是也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　必大問或以戔戔為盛多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戔

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去偽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淵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曰賁取賁飾之義他曰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似鄙吝然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文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剪裁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又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剪裁分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學蒙

纂註

朱氏曰艮為山為果蓏山

半為丘而有果蓏園之象 項氏曰艮上文為山故中文為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 孔氏曰諸儒以為賁飾丘園之士且文象无待士之文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雙湖先生曰坤為帛三陰坤體五艮為手九三一陽間之有艮手束帛之象

上九

白賁无咎集解 程子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 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朱子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僴 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文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銖 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似不當說自然而卦之

取象不係地拘各自說一義淵

纂註　龍氏仁夫曰艮上九居靜止之極此有道之賢遺去紛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素為賁飾者故為无咎之占　朱氏曰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也　徐氏之祥曰易上九三十二爻惟八艮體无凶咎　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賁　項氏曰離主飾艮主白　李氏舜臣曰離卦賁无色也其白賁之謂乎夫卦以賁飾為義而初九舍車而徒以示素履於一步之初六五束帛戔戔而躬行素儉之禮於九重之上諸爻所以相賁大率皆清修潔白而非浮靡之事至於上九白賁則凡世間之色无可觀矣大哉賁无色也非知未始有易之初者不足以語此

大象傳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呂音訓明陸氏曰蜀才作命折陸之舌反

集解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在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

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一无其字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朱子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附録 朱子語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它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易說山下有火賁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內明是箇殺底明所以不敢

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艮下離上故其象不同如此僩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録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四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僩

纂註 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貴則文飾而沒其情矣 程氏曰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稱火豐噬嗑稱雷電者暫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

彖傳賁亨集解 朱子曰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呂音訓上陸時掌反 集解 朱子曰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 纂註 蔡氏曰柔來而文剛二也坤下交乾而為離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也乾上交坤而為艮也 朱氏曰於柔言來則知剛上者往也於剛言上則知柔來者下也 馮氏椅曰柔自上而來文乾之剛柔陰小也所謂亨小指六二也分二之剛上於上而文坤之柔所謂利有攸往指上九也今本誤於卦下便添一亨字却於亨字下移一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上錯亂文義今當正之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則理與象不舛謬矣又曰柔不能自亨麗於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皆利分於上則利故利有攸往其下文則因上文以推廣卦義 郭氏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此夫子廣美賁卦有天文之象欲人君取義以理化人審詳天文

及人文誤脫昭然文明以止人文也集解程子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實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文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不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

則一作必字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朱子曰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集解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集解程子曰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一无天字下一无下字

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

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始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為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朱子曰極言賁道之大也

纂註

胡氏允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

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雙湖先生曰文王賁卦彖辭惟曰賁亨小利有攸往蓋指卦中一陰先往而後剛來以成卦小指陰柔言也今夫子彖辭則曰柔來而後剛上是論卦變不同於文王矣且其曰剛柔相文曰天人之文是又全發已意彖辭所未有也若是者不謂之夫子不盡同於先聖可乎以三畫卦論柔來文剛而在離中有人文之象則上文柔而在艮上有天文之象互震為春互坎為冬而包夏秋於其間有察時變之象因六二之來而離文明之卦已成又有化成天下之象焉細玩其辭而卦象昭然可見矣

**小象傳**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呂氏音訓弗晁氏曰鄭王作不

**集解**程子曰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

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貴守其義而已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纂註**蔡氏曰處卦最下亦理无可乘之者故曰義弗乘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集解**程子曰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纂註**衷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集解**程子曰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纂註**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三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集解**程子曰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一无為字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

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朱子曰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纂註** 潘氏曰初四正應始雖疑慮終必自合復何尤哉

**六五之吉有喜也** 呂音訓喜陸氏曰如字徐許意反无妄大畜卦放此 **集解** 程子曰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集解** 程子曰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附録** 朱子語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　銖

**經** ䷖ 坤下艮上 **集解** 程子曰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

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呂音訓剝陸氏曰邦角反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乾宮五世卦

**集解**

程子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一作一字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一无於字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朱子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纂註**

馮氏椅曰剝如剝棗之剝擊也又邦角切割也裂也諸爻以割裂為義　或曰王介父晚悟豳詩剝棗之義蓋落之也非自落也　雙湖先生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有挽留一陽意體艮止之象也若一陽更往則剝而為坤陽道盡矣如之何可往哉

**初六**

剝牀以足蔑貞凶呂音訓蔑陸氏曰莫結反猶削也楚俗削蔑之言馬云无也鄭云輕慢也荀作滅

## 集解

程子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自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朱子曰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 纂註

蘭氏曰一陽在上五陰載之有牀之象　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人取以象初蔑无也貞正也剝于下而自失其正故曰蔑貞陽不可无也蔑貞凶故戒　徐氏曰初二取剛既遠故皆曰蔑貞朱氏曰蔑无之也无君子之正則凶也　李氏舜臣曰陽正陰邪以陰蔑陽故曰蔑貞剝卦陰爻凡五六三含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以宮人之寵待羣陰而殺

其權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是則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雙湖先生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辭其實各原其初剝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時乎二之蔑貞其進之時乎但以剝陽為蔑貞不以位論矣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五之以宮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於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於剝五又取率羣陰以受制於陽為利焉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六二

剝牀以辨蔑貞凶

呂音訓辨陸氏曰徐音辦具之辦足上也黃云牀簀也薛虞云膝下也鄭符勉反晁氏曰案古文作分今文作辨鄭作辨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憬云辨牀桱也

集解

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

矣朱子曰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附錄**

朱子語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剝陽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爲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説陽與君子之凶也

**纂註**

孔氏曰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　胡氏曰初民之象故曰足四切近於君故曰膚二居膚足之間是上下分辨之際人臣之位也始剝於民又剝於臣

**六三剝之无咎**

呂音訓六三剝无咎今本有之字陸氏曰一本作剝之无咎非晁氏曰桒京劉荀爽一行皆无之字

**集解**

程子曰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朱子曰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

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纂註** 馮氏椅曰剝之无咎有之字非後人以贊有之字遂疑經脫此一字增入也　丘氏曰剝下五陰皆剝陽者而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為无咎　王氏宗傳曰六三小人中之君子也失上下之羣陰而與上九協焉可无取乎　李氏過曰聖人未嘗不開小人為善之門　楊氏文炳曰復之六四中行獨復者以居四陰之中而不陷者也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者舍四陰之朋而應上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呂音訓膚陸氏曰方于反京作簠謂祭器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滅貞直言凶也　朱子曰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　張氏汝弼曰艮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艮體　馮氏椅曰一陽與四同為艮體初剝及艮陽之膚

也郭氏雍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音呂

訓貫陸氏曰古亂反徐音官穿也

集解程子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一作親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朱子曰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纂註齊氏曰九家易巽為魚剝陰積為巽者四姤遯否觀皆有巽故於剝六五言貫魚六五四陰之主也艮手持之亦有貫魚象　虞氏曰艮為門闕為宮室　張氏汝弼曰柔得尊位衆陰以次相傅有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　馮氏當可曰五陰剝陽意極不善至是乃肯為宮人之寵以六

五本柔順而得中以率其下也六宮各率其屬以時進御于王所　楊氏時曰先王之時九嬪掌之御叙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太宰涖之則燕燕好嬖昵之私不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　項氏曰女治內事雖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森然並列受寵於內亦於國家何不利之有又曰以宮人言之則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三為九嬪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五者循序而進以治陰事以當夜時如剝之五陰但用於午未申酉戌之月亦在天道未為不利也若用於陽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為厲氣耳此爻別明後宮之義以見小人但以此寵之則无害也　南軒張氏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之主不取君義者坤剝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所處故无君義　雙湖先生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卦至九月五陰既長謂觀九五不剝為陰不可也將聖人繫爻不言陰剝陽但言處剝之道此便是扶陽抑陰

挽回世道之微意雖然亦卦文本有此象聖人因而發之陰陽消長固有必然之勢人事之盡自有轉移之妙也魚五陰象貫一陽象寵待也寵之以宮人如畜之以臣妾柔而服之无不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呂音訓得輿陸氏曰京作德輿董作德車晁氏曰案車古文

**集解**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一作已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有盡字為坤陽有復字來為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

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交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朱子曰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極剝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纂註　程子語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无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无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　朱子語上九之象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

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載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時舉

碩果不食則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答方士繇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它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己處眾小人托一君子為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 淵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

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是甚深與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文蔚陽无可盡之理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又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无盡嘗細考之這一陽不是割地生來才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箇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芽 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黄幹冬至子之半先生曰

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无可盡之理這箇才剥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剥陽生不相離處處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剥陽不會一上長也 寓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以所見荅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剥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時舉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黄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

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无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變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義剛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剥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一身自少及老亦莫不然賀孫如人胞胎十月具方成箇兒子陳植剥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剥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始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答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熹以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

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然恁地雖堯舜之世豈无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无邪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　道夫

**纂註**　張氏汝弼曰剥自乾變乾為木果下應六三不為所剥故不食　馮氏椅曰陽為大故稱碩果　丘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剥而復也　朱氏曰坤為輿為衆艮為舍廬象　蔡氏曰君子謂剛輿在下載上謂衆柔主剛言則一剛在上乘衆陰若君子得輿象小人衆柔廬在上庇下謂剛主柔言衆柔下進剥剛小人剥廬象　楊氏曰貫魚者衆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

**大象傳**

**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集解**　程子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

地而反附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 附録

朱子語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義禮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不摇猶所謂本固邦寧也僩

## 纂註

蔡氏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毛氏曰竊謂大象别立一義主乎象不主乎卦體也　馮氏椅曰以上下厚薄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為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雙湖先生曰剝者崩頽之義五陰自下而上剝一陽將見艮剝為坤則山剝為地矣山附於地未可言剝然以五陰剝一陽言之則有山崩為地之勢故名之曰剝為人上者觀象而知所以厚下安宅則又善於用剝者也　司馬公曰

基薄則墻頹下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彖傳**剝剝也柔變剛也

**集解**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

**纂註** 郭氏京曰剝剝落也脫落字其落字本興剝字成義若无落字義亦不圓 蔡氏曰五柔將變上剛而為柔也 陳氏友文曰夬彖曰剛決柔此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很君子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呂音訓長陸丁丈反

**集解** 程子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无於字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

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集解程子曰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纂註丘氏曰剝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觀聖人利不利之辭則知其為君子發也馮氏椅曰順而止之以卦性告筮者觀此之象順小人方長之勢而止之使不至為坤盡去君子耳　楊氏萬里曰不利有攸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此君子治剝之道也　胡氏允曰消者始也息

者復也盈者乾也虚者坤也此言十二卦之往來皆天道之運行君子尚之者以明剝不終剝而有復止不終止而有行也　李氏舜臣曰消息盈虚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感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也不然不憤羣陰之進盡力以抗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雙湖先生曰順而止之固止小人之進亦是止君子之去夫當剝亂之世一君子在上止而不去猶足為世道之福也

小象傳剝牀以足以滅下也集解程子曰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集解程子曰陰之侵剝於一作剛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

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朱子曰言未大盛

纂註

丘氏曰與應也凡陰陽相應則為有與困九四應初六言有與是也陰陽不應則為无與井九二不應九五言无與是也咸六爻皆應則謂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是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陽以應陰无以止陰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為應以遏止之則其心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使雖為惡未至如是之甚也惟其未有與此剝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聖人於此不謂之无與而謂之未有與蓋不忍陰邪之害正而猶冀有人以止之也其意深矣亦通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呂音訓剝之晁氏曰多此之字已具卦中餘例此

集解

程子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朱子曰上下謂四陰

附錄

朱子語大之九三雖

應上六然曰君子夬夬則非不決小人也但聖人以壯于頄為戒耳剝之六三雖處羣陰之中然象以失上下明之而程傳又以呂強當其事則其心跡亦不相違矣益心迹无可判之理程書言之詳矣吾徒所宜深考也

**纂註** 丘氏曰上謂四五下謂初二違去四陰而獨從剛故曰失上下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呂音訓切近陸氏曰如字徐巨斬反鄭云切急也 **集解** 程子曰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纂註** 楊氏時曰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六四履近君位則剝及膚矣其為災也不切近乎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集解** 程子曰羣陰消一无消字剝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

廬終不可用也

集解

程子曰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經

䷗ 震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一无來字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呂音訓復陸氏曰音服還也坤宮一世卦朋陸氏曰如字京作崩

集解

程子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

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使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一有之道字

附錄

朱子語問復一陽動於下而云朋來无咎何也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以其為君子之道故亨通而无咎也 砥

纂註

李氏舜臣曰陽反而復生生生之氣自此而萌動

故曰復亨　程氏曰陽復於內有應在外故亨　李氏過曰陽道長矣是以亨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呂音訓復陸氏曰方福反劉本同又作覆象同

集解

程子曰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朱子曰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

復之期也

## 附録

程子語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入關錄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死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朱子語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淵 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 賀孫

## 纂註

蔡氏曰出謂由剝上出而為坤入謂由坤下入而為復又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

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　李氏鼎祚曰剥盡陽坤復來成震七日來復之義先儒已論各指於日月　朱氏曰先儒褚氏莊氏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　李氏舜臣曰自子至午自午至子數不過七一辰是為一日歲月日時之運皆然而易爻象之故晝六而止至七則變此聖人作易之成說也又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幸其長之速也　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此日月之辨也　雙湖先生曰復卦彖辭文王於一陽之復何其愛之深而勞問喜慶之至也若曰一陽初復有亨道矣昔也出而今也入得无疾病乎朋類將來為臨為泰庶幾无過咎乎自反而復還在道七日始遂來復而今而後其庶乎利有攸往矣往則為師為謙為豫為比无所不利矣此皆

勞問喜慶之辭也回視一陰生為姤女壯勿用取女之戒其鄙惡棄擲之意為何如吁此陰陽也其類則君子小人之分也然則為小人者亦何樂於取人惡而不樂於使人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呂音訓祇陸氏曰音支辭也馬之是反辭也韓伯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音是王肅陸績作禔時支反云安也九家本作敍字音支晁氏曰京劉一行作祇安也廣雅作敍多也說之紊祇古文用多字其作祇者允非說文祇裯短衣音低

**集解**

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頻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

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祗祗陸德明音支王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　朱子曰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祗祗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問不遠復无祗悔祗字何訓曰書中祗字只有這祗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與只同　個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學蒙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時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通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　淳　出入无時是此心豈知雖大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復齋偶題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

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而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耳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无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録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馳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爾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賛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復齋記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才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是天地之氣相交合否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

天氣下降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日自運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蓋天本是箇大底物須大著心胸看不可拘一不通也易說復卦便是一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底意思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　賀孫

纂註　李氏舜臣曰承剝之後而一陽來復乃生生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剝終復始不容少緩若稍遲不及則生理息也　李氏過曰一陽在內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文以復善為義初復之始始而知復不至於悔　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

六二休復吉　呂音訓休陸虛虯反

集解　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

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朱子曰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附録

朱子語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僩

纂註

李氏舜臣曰休息也所以養初九之陽也二於初下比而休息之度其不可抗扶持愛護之以遂其復故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呂音訓頻陸氏曰如字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卑音同馬云顰頻也晁氏曰案卑古文頻字今文作顰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

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纂註 楊氏萬里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四中行獨復

集解 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纂註 王氏曰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得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 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

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　郭氏雍曰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則

**六五敦復无悔**

集解　程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朱子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纂註　蔡氏曰敦厚也坤象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故无悔　李氏舜臣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於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為祉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諸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地云耳

**上六迷復凶有**

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呂音訓灾今本作災陸氏曰又作災鄭作烖案說文烖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晁氏曰案古文作扶眚陸氏曰生領反下卦同子夏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云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

## 集解

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朱子曰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 附錄

程子語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朱子語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十年三歲

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說了砥

纂註

馮氏椅曰災傷害眚目不明其國謂上卦坤君謂六五十年坤之極數雖久如此不能行也　雙湖先生曰師坤爲衆之象　呂氏曰處卦之終最遠於陽迷而不反者也　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南軒張氏曰易之文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蓋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饒氏曰復卦辭專以氣數言文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則

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必至於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慎也　丘氏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之不遠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六三之頻復是也有終身不復者上六之迷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二之休復下仁四之獨復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六五之敦復自考是也初為明叡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己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抑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慾沈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為下矣

大象傳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吕音訓商旅陸氏曰鄭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

集解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一作順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

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朱子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 附錄

程子語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陳氏拾遺

朱子語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　呇徐彥章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它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銖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事　賀孫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物為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

益翁无餘斯闔之始生意蓊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无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令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閑闢仰止羲圖稽經叶傳敢贊一辭以詔无倦 復卦贊朱

光偏炎宇微陽眇重淵寒感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 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 及此防未然 此二句兼冬至夏至說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 絕彼柔道牽 所以絕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 感興詩錄問本養安靜以養微陽安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

纂註

馮氏椅曰至日日南至也后天子諸侯之通稱省方巡省四方也關而閉之商旅則不使行於塗為天子諸侯者不省四方凡以養陽之稱也孔子言先王以見其時之不然矣 潘氏曰閉關所以體坤之闔戶也 雙湖先生曰案朱氏震說謂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

制也若然則夫子所謂先王指夏商之先王矣

彖傳復亨剛反呂音訓剛反陸氏曰絶句集解朱子曰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反則亨

附録朱子語問剛反當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時舉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集解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朱子曰以卦德而言朋之來亦順動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呂音訓復陸氏曰方福反本又作覆下同集解朱子曰陰陽消息天運然

附録朱子語彖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也

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倜

**利有攸往剛長也**呂音訓長陸丁丈反

**集解**朱子曰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纂註**雙湖先生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夬至于乾其勢自不容禦矣　丘氏曰剛反謂方復之初剛長謂已復之後　愚聞之先君子之言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衆則未可往无疾則利於往往矣消息盈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朋來而後无咎蓋常不敢以天命之自來者為幸而深以人情之難測者為憂何也來者微而疾其來者衆也來者微則豈可遽以自幸疾其來者衆則豈可不善於自養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集解**程子曰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有也字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

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附録

程子語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陳氏拾遺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拾遺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一作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語録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安節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

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朱子語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見 可學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天地之心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 銖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无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无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固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過問復其見天地之心蓋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

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專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則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到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僩天地之心未嘗无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

爻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持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 荅吳晦叔

復見天地心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无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

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无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无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无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殺生之大分不可无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无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 並荅王遇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

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耳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无乃見天地心曰他說无是胡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　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知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觳觫

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寓

問程先生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无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答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故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銖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却是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淳

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人傑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竊謂天地无心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

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説衹説得他无心處耳若果无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某不合如此説某謂天地別无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无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事而已道夫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无知覺處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无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答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

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主恁地道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生於內而為闔闢之无窮乎荅敬夫可學問靜亦是心而心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含動意始得又曰上五陰亦不可說无說无便死了无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可學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其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來復以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无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闢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答何鎬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答曰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答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為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為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氏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動作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陳淳夫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須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子細惻惡極而善常人之復靜極而動聖人之復然常人亦有靜極而動時節聖人却无那惡極而善底復輝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

應事接物方見　僩

程子曰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可往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无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為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耳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說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才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　謨

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

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邪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答吳晦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易說道夫竊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況夫復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无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為心者也而謂不可見何哉曰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慾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无小人皆天理而无人慾其善无以加有若動不可以无靜靜不可以无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而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无也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无小人不能皆天理而无人慾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若聖人則无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道夫伊川與濂溪說得這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卻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上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是十一月初冬至是十一月中小寒是十二月初大寒是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之知然數每從這裏處起

略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无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 道夫問天心无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 然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見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説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常要説陰陽之間動靜之間與周程之説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只要説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學蒙敬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其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 耆錫 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 木之

纂註 張子

曰復見天地心咸恒遯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

小象傳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集解 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一无問字之道无它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附錄 朱子語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這般說話好簡當文蔚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呂音訓以下仁也陸氏曰如字王肅云下附於仁徐户嫁反

集解 程子曰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附錄 朱子語問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人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僩

纂註 徐氏曰仁謂初剛剛復于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 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

未嘗言仁此獨言之夫子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遠上為係應能體泰為復所以為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 李氏閎祖曰天下之公是无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 真氏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寬无捉摸處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極平正確實學者且當玩此此是程子手筆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集解 程子曰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集解 程子曰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纂註 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非得中道也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從道者從初九也 王氏宗傳曰初九一陽尚微六二比之而下

仁六四應之而從道**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呂音訓考陸氏曰鄭云考成也向云察也

**集解**程子曰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朱子曰考成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集解**程子曰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纂註**劉氏彌邵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皆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

周易會通卷五